

## 怡人身心的莲湘舞蹈

莲湘舞又叫“打连响”“打铃铃”“打连厢”，是流传于望江县的一种较为特殊的民间舞蹈，历经三百多年来的演绎和传承，2010年入选安徽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莲湘舞是介乎歌舞与曲艺之间的一种表演形式，其节奏快慢视曲调而定。望江为二十四孝的孟宗哭竹之地，当然盛产毛竹。莲湘舞的表演者手中的“莲湘”，通常用一根三尺左右，比成人拇指略粗的竹竿，将其两端刻出槽子，插上销子，串上铜钱或金属圆圈，横竖有间隔，两端系红绸带或铜铃，绣球，敲击时便会发出清脆的“噼噼”声。

莲湘舞的道具乃乐器“相”的前身，由“相”演化而成“厢”，“相”为一种竹筒做的乐器，乃盲人行路的辅助工具。盲人拿着“相”走路，一方面，能够用于指点道路，指引方向；另一方面，摆动“相”走路，能够发出叮当作响的声音，以引起周边行人的注意。还有另一种说法，莲湘舞的道具由打狗棍慢慢演化而来，乞讨者在陌生之地，有了这样一个工具，既能防恶狗欺凌，也可表演技艺，为乞讨增加一份色彩，寻得一份快乐。

莲湘舞表演时，表演者一般依次敲打肩、臂、胸、背、手、脚、腿，并作舞、打、跳、跃、蹲、站、行的连续循环动作。可一人独打，可众人群舞。动作活泼，节奏鲜明。且歌且舞，且行且敲，唱词大都是本地区的民歌小调，民谣小曲，也有自编自演的，也有请相关专业人员为此作词作曲的。

莲湘舞风格上平稳流畅、活泼轻快，方法上简单易学，老少皆宜，动作上舞蹈化，内容上通俗性、观赏性较高。原始的双节莲湘与望江的黄梅戏、黄梅调融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望江水乡韵味，为城乡大众广泛接受与喜爱。由于其不断敲打身体的各部位，因而它还有舒筋活血的功效，表演者因而与观众一样，皆心情舒畅。

莲湘舞早期流传于望江境内的长岭、高士等地，后逐渐传入新坝、金堤、凉泉、沈冲、华阳、雷池。由于望江地处长江之滨，为水乡泽国，乡民大多依山傍水而居，有流传的顺口溜为这一水乡泽国佐证：“黄土冈，丈把高，大水淹来就齐腰。湖里游，沟里滚，日晒三天成火坑。”新中国成立前，打莲湘的民间艺人打莲湘均因为水旱虫灾，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以打莲湘谋生。或上门乞讨逗人一笑，或街头卖艺引来围观，逗人一乐。他们或夫妻一道，或父女同行，或兄妹结伴，因而莲湘舞常常为“二人套”结构，二人离乡背井卖唱卖艺，生活上可相互照应，便于交流，表演上配合也更默契，更生动活泼。

清代毛奇龄所著《西河词话》中记载：“金作清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名连厢词者，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笙、笛各一人，列坐唱词……此人至今谓之连厢，亦曰打连厢。”清康熙年间李振声著《百戏住枝词》载：“徐沛俊妇，以竹鞭缓，击之节奏。”这竹鞭应是那三尺长的莲湘舞道具。

打莲厢又叫打莲香，相传我家乡曾有一名叫莲香的童养媳，因受公婆虐待，背地里常向邻居们诉苦，一边指着身上的伤痕哭诉，一边比画被公婆毒打的惨状。人们同情莲香的遭遇，相互诉说，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形成了“打莲香”的原始形式，即边说边比画。后来，“打莲香”讹为“打连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欢迎解放军进城，有关方面曾组织打莲湘队上街打莲湘，受到广泛赞誉。1995年望江县政府组织了八十人的莲湘队伍参加安庆第二届黄梅戏艺术节，轰动宣城。2006年至2008年望江少儿莲湘队参加省、市调演，荣获等次奖。2009年登上央视《热情广场》大舞台，并于2010年在央视三套连续播放，从此具有望江地方特色的莲湘舞走向全国。

百度搜索，打莲湘这个民间舞蹈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如江苏金湖莲湘舞，宿迁莲湘舞，西安莲湘舞，皖北一些县也有，甘肃张掖还称其为霸王鞭，可见莲湘舞这个民间艺术比较普遍。

据望江有关申遗资料介绍，望江莲湘舞其打法有三。其一为演唱式打法，即原始打法。这种打法主要分布在赛口、金堤、新坝、高士等地。演唱时右手在莲湘的中间，踩着音乐的节奏先后敲打自身两腿的外侧、左手掌心 and 右肩，四下循环，五下循环。其二为舞蹈式打法，即基本打法。这种打法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湖圩地区。以自娱自乐、锻炼身体为主。可在庭院空场敲打亦可上剧场舞台表演，节奏统一、动作统一。其三发展式打法，即创新打法。这种打法主要在华阳和城区，由传统动作发展而成。分为站立、半蹲、半卧三套打法，每套三十二式。其打法丰富多彩，变化多样。之后因舞蹈的需要，加入敲击地下、空中抖动、相互敲打、群聚拍击等。

随着打工潮的深入，望江的莲湘舞也与望江人一道走出了望江。闲暇时刻，望江人三五成群，怀抱吉他、琵琶等现代乐器，街头上、地铁口、居民区、大学校园等均有他们的身影，既“打莲湘”、跳“莲湘舞”，也唱流行歌曲、跳街舞，把古老的民间技艺与时尚技艺完美结合，雅俗共赏，丰富着他们的精彩人生。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 此生只向花低头

游黄河

很喜欢艺术家刘树勇先生的一幅画，一片紫色的花海中，一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男子坐在一小圆桌前，桌上一书、一茶。画上题诗云：世间无非过云楼，何事值得你犯愁。荣辱得失算什么？此生只向花低头。

东坡爱花，他最爱海棠。自被贬黄州之后，他成了海棠花痴。他在《记游定惠院》中写道：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

在荒僻的野外，苏轼站在高的小山坡边，放眼望去，荆棘丛中，独见一抹嫣红。他抬头望望远山还有天边的白云。于是他独自一人穿越杂草林，他站在海棠花边，弯腰，低头，好半天，才抬起头来，然后转身，看到天高云淡，唯有海棠依旧。于是每年海棠花开，他都携酒邀客于花下醉而忘归。“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在《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中他这样写海棠。在朝堂上不肯低头的他，却深深被花陶醉，低头弯腰，忘了荣辱得失。即使是在“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现实面前，在《寒食帖》中，他仍对其最爱的海棠念念不忘：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我还是最喜欢东坡的《海棠》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那是苏轼在黄州的最后一年里写的诗。他站在东边的坡地上，挥舞着锄头，带着一家人在除草，他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农夫。而他心里却有一朵花，那花越开越艳，“耳得之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他享受到“自然界之无穷藏也”。

寒冬里，踱步于野外。于田埂的一角落里，忽见一朵小小的野花，那矮小的杆子，稀疏的叶子，弯曲在泥土的一隅，却有着淡红的花蕊，洁白的花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我却知道，它在寒冬里开了。我蹲了下去，闻闻，有一丝颤抖着的花香，我想用手去摸摸那花瓣，可是我又缩了回去，我怕褻读了那种美。我看惯了人工栽培的大朵大朵的花，它们的花开花谢好像只是时间里的一种轮回，而我却在乡间野外，静静地对开在墙角或者石头缝隙里的野花驻足，低头。

去苏州的时候，在一村子里，见到有一妇女，蹲在孩子身边。那孩子还很小，一直在哭着，母亲哄着孩子，好长时间，孩子都在哭。母亲有些急了，眼泪也出来了。只是母亲没有哭出声，她怕惊吓了孩子，还是她知道自己也是母亲了呢。那母亲一直低头看着孩子，想着那女子当年也是昂着头嫁过来的，好长时间，那母亲慢慢地张开了手，把孩子抱了起来，孩子在母亲怀里睡着了，那睡意里，却有了微微的笑意。

记得我小的时候，挨了打，哭得很是伤心，姐姐和大哥哥们在场子里玩耍，没有人哄我，我一个人摸着木门的门框，歪在那里



初冬的模样  
孙世华 摄

◆信笔扬尘

## 划过你瞳孔的那一抹绿色

陈紫京

们的爱情，神秘而靡丽的绿在后来突发的悲剧下，隐约唤起那段书房里不可自抑却无疾而终的沉沦，我想起塞莉西亚于林中的奔跑，场景交织，仿佛预示他们不幸的结局。

在关乎爱情的影片里，曾有多经典镜头都以绿色为基调，或者突出主题绿色达到某种效果，我总是容易被这些色彩美学所吸引。那些绿色生机蓬勃或奄奄一息，流动或是黏稠，让人联想到阳光穿透绿色的毛玻璃或是湿润的苔藓与沼泽。

韩国电影《小姐》中人物的主要活动背景被设立在一座曲折而复杂的日式庄园，隐匿于幽深到显得荫翳的园林。这片墨绿的林寂静如同底片，仿佛死去的深潭。全片都透露出一种昭和日式的氛围，却又更加清新、忧伤，单纯的欲望与并不纯粹的救赎贯穿始终。片中有一棵特殊的樱花树，枝干粗壮而舒展，小姐说她的姑母就是吊死在这棵樱花树上，月光好时能看见她的身影在树边徘徊，珠子觉得惨人。有一幕场景，小姐长发被散，身穿桃红色日式连衣长裙，伸手抱着树枝，将自己挂在树上，茫然向远方望去。风吹动她的黑发，白色樱花落下，背景里的树林如同一汪碧绿的湖泛起涟漪。远远望去，仿佛上吊的场景，而又美得那么柔和自然。影片即将结束时，小姐和珠子穿着黑裙奔跑出了密林，奔跑在草地上，地平线之上是浅绿与浅蓝的岩山，峰顶常年无雪。她们奔向黎明，耳畔穿过绿色的风，她们笑着、呼吸着、喘着，她们比鸟儿更坚韧，比命运更自由。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法复刻的

睡着了，后来母亲过来，蹲下来，看了看我，然后把我抱在怀里。

我住在苏北的一个村子里，邻居是一老妇人。她种了好多的菜，总是送一些过来给我。我去她家的时候，见到她蹲在菜园子里，菜园子的篱笆边有一些花，老妇人念叨叨，面带微笑，见到我来了，她慢慢站起，转身，拿了凳子，放在花下，让我坐在花下。那些花特别的漂亮，我每次去都要低头闻闻。

后来，我才知道，她丈夫因病而去世，唯一的儿子，也在意外中去世。她告诉我，她也想到过死，可是有一次她在梦里，梦见了儿子，儿子告诉她：妈妈，你是我心中的一朵花。就因了这一句，她就觉得活下来，有意义。

我看到她那微笑，多么慈祥，多么向善。想到二十一岁就春风得意的刘禹锡，却一直不肯低头，贬谪多年。他低头看花，抬头写诗，他的两首桃花诗，得罪权贵，二十多年里，一直漂泊无定，他却看到了阳光里的花朵。他低头看的那一树树的桃花，伴随着他走过紫陌红尘，走过小桥流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不就是开在天地间的一朵花吗？

夜间，看海棠开花的时候，我一直站在海棠边上，那花苞一直没有动静，我干脆搬了一小桌子，躺在上面，静静地看着那花，等我醒来的时候，那花半开，我想，海棠是不是在喊着我，要等我醒来，才舍得把整朵花灿烂地开放。

## 黄昏

(外一首)

朱俊春

谁在一条枯水的河中  
做最后的沐浴  
血红的落日  
笼罩着无边的虔诚

我喜欢这样的黄昏  
风滑过指尖  
以冰的温度直抵心房  
风托起炊烟  
梦想走在支离破碎的路上

十一月的黄昏  
都是我喜欢的旧事物  
静谧的山岚  
辽阔的田野  
孤寂的村庄  
还有  
越来越稀薄的  
你的样子

有一种力量

波澜起伏的深夜  
我的骨头开始疼痛  
春风浩浩荡荡  
灵魂掉进深渊

在大雨来临之前  
你要穿过这峡谷  
一种声音不停地提醒  
我的身体在战栗

是的，我渴望有一条河  
以桃花汛为期  
以最激烈的水流  
冲刷我身上的寒意  
以最激烈的碰撞  
点燃我冰封的血液

我想象着  
有一种力量  
将我最终痛的那根骨头磨成箭矢  
在雷电交加的黎明  
穿透繁华与虚无  
穿越森林和戈壁  
抵达凤凰涅槃的地方

## 草药之花

(组诗)

刘鹏程

过雷公岭

岭上开满草药之花  
新笋在草丛里等风，等树叶  
打开哗啦的掌声

有人背负春天的诗章  
过雷公岭，一些旧光阴  
被闪电泄露  
茫茫岁月长在无边的大地  
一道宣言足以震颤  
任何一个孤独的生命

蜿蜒的山路翻过岭上  
消失的尽头是故乡  
是山水宽广的胸怀

有隐隐的雷声滚过  
大地安好，人间安好

湖边漫步

鱼儿们跃出水面的喧哗  
这奢华的庆典  
被湖水巨大的安静湮灭……  
夜色晃动波浪上的渔火  
偶然的跳鱼儿，天上的星尘  
被谁的丝网缠住  
曾经被飞翔的鱼击中  
这温柔的一击  
一生都痛，一生都伤

新鲜的水蓼动了一下  
又动了一下，有鱼  
在浅水里产卵，像我的文字  
一只鸳鸯落在出水的牛背上  
瞬间，我故去的亲人  
化身飞翔的白

蚌壳在滩上弯弯绕绕的痕迹  
被昨夜的春雨抚平  
金色鱼鳞已镀上黄昏的天幕

